



河南程氏外書第九

春秋錄拾遺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滿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註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元年標始年耳猶人家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唯可尊周

孟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范文甫問趙盾弑其君夷臯又問許世子試其君買皆從傳說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為客受戰者為主以此見聖人深意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于天子次告于方伯近赴於隣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深責之也若不得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于乾時是也

公羊說春秋書第謂母弟此大害義禽獸則知母而

不知父人必知本豈論母與不同母乎

桓宣與聞乎弑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即位又以見季氏制之也

始隱孫明復之說是也孫大槩唯解春秋之法不見聖人所寓微意若如是者有何意味乎

崩曠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皆其父而不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春秋大抵重嫡妾之分及用兵土功嘗因說伐顓臾

事對上言春秋重兵如來戰于郎潞公甚喜

河南程氏外書第九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

大全集拾遺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筭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楊子雲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劉子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

這箇義理便道中庸矣道到

向日與向火意思別火只是一箇酷烈底性日則自

然一般生底氣便與人氣接

問星辰曰星是二十八宿辰是日月五星

井泉之異全由地脉一溜之別伯淳在扶溝扶溝水

皆鹹惟僧舍井小甘不欲令婦女往汲之乃禁之

既禁之又一縣無水乃相一端鑿一井其味適別

地脉是一溜也又如古襄城寺中水鹹寺外卽耳

一日觀其牆下有地皮一旋裂於是試令近牆鑿

井遂亦甘只是要相地脉如何

冬挑今視之似先春其實晚挑也直到如今方發

南京三十六岡改葬只是臺中人爲之要得自振其

術以營利也

有人葬埋至有毀伐其親之屍以祈福利然偶獲禍

其事雖未必然然據理安得不招此禍

冬至與諸友賀先生不出云有司法服慰乃出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爲必得於師

傳也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于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天理也此賢人之事也

惟聖罔念作狂如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

微柔懿恭四事也微懿皆美也懿美中似有寬裕意研其意味乃得之若淵亦深也淵則深中有奧意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瞭到上面也

君實近年病漸較瞭放得下也

致知在格物格不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先生曰司馬遷為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

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
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
亦敗

趙襄子姊為代國夫人襄子既殺代王將奪其國夫
人距戰是也身為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
義不可棄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姊殺弟也
代國夫人殺賊也

陳寔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

太丘道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篡也
更有甚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
篡其位無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
可最啓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兄篡位又取元吉
之妻後世以為聖明之主不可會也太宗與建成
史所書却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篡若是則
今後父有事安敢使其子

新書且未說義中否且如與小人說能亦有主言然
只是一箇氣象今日新書讀之便有一箇支離氣

象疑辨

觀太學諸生數千人今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信者如游酢楊時等二三人游其間諸人遂爲之警動敬而遠之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頃在蜀與二使者遊二峽使者相強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壁間先生曰毋書某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閑人遊若樽客當時竟不乘轎亦不留名

村酒肆要之蠹米麥聚閑人妨農工致辭訟藏賊盜州縣極有害

正叔謂子厚在禮院所定龍女衣冠使依封號夫人品秩爲準正叔語其非此事合理會夫大河之塞莫非上天降鑿之靈官吏勤職士卒効命彼龍水獸也何力焉今最宜與他正人畜分不宜使畜產而用人之衣服

汝之多癭以地氣壅滯嘗有人以器雜貯州中諸處水例皆重濁至有水脚如膠者食之安得無癭治之之術於中開鑿數道溝渠洩地之氣然後少可

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又有學律者言今之人析言破律正叔謂律便是此律否但恐非也學者以傳世已來未之或能改也惟近年改了一字舊言指斥乘輿言理惡者死今改曰情理亦非也今有人極一場凶惡無禮於上猶不當死須是反逆得死也邪

酒是麴蘖為之以亂其氣人苟持其志則不到於亂乃知飲酒須德持之未有害也志之為力極可怪石炭穴中遺火則連蔓火不絕故有數百千年今火山

蓋為山中時有火光必是此箇火時發於山間也昔聶覺唱不信鬼神之說故身殺湫魚其同行者有不食魚而病死者有食魚亦不病不死者只是其心打得過或食而病或不食而病要之山中陰森之氣心懷憂思以致動其氣血也如太一湫魚自唐以來自不敢取今當不可容然亦只如此者蓋自相食及亦有死傷也若晉祠之魚則極多必是吞魚之魚不衆也伯淳嘗到其水濱魚可俯拾然衆人不取以神為畏而特不殘及於此魚也今人家買乳婢亦多有不得已者或不能自乳須着

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不是道理必不得已
用二乳而食二子我之子又足備他虞或乳母病
且死則不能為害或以勢要二人又不更為已子
而殺人子要之只是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
孰大焉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無理會
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凡人有一斗筲之量有鍾鼎之量有釜斛之量江海亦
大矣然尚有限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
盈至少不虛凡人為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

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
一妻為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
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
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
看做得三路運使無背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
只得綾寫一卷與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程蘇之姓傳于天下者不蕃至如張王李趙雖其出
不一要之其姓蕃衍此亦受姓之祖其流之盛固
有定分也

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為

誠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却未必全信却是後世觀史者已信矣

太行山千里一塊石更無間故於石上起峯

天下獨高處無如河東上黨者言上與天爲黨也澤州北望有桑林村蓋湯自爲犧牲處湯十一遷所居皆言毫却似今言京師之比

佛畢竟不知性命世之人相誑曰爾安知性命是果報知之

問古人所謂衣冠不正無容止爲身之恥今學佛者反以爲幻妄此誠爲理否曰只如一株樹春華秋

枯乃是常理若是常華則無此理却是妄也今佛氏以死爲無常有死則有常無死却是無常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卦可了

要之釋氏之學他只是箇自私自姦點閉眉合眼林間石上自適而已

明言吾理使學者曉然審其是非始得

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詐欺雖赦不原爲其罪重也及至釋氏自古至今詐欺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原釋祖只是一箇黠胡亦能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似譬喻其

徒識卑看得入於形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說始以世界為幻妄而謂有天宮後亦以天為幻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若使人盡為此則老者何養幼者何長以至剪帛為衲夜食欲省舉事皆反常不近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奈何不下

大宗小宗圖子六七年前被人將出後來京師印却便是這本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一

時氏本拾遺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慮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

或問記曰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母保養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

此心保民設不中其所欲亦不遠因說昔揚軾爲宣州發判一日差王某爲扶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產軾疑其扶直便決替了赤子不能言尚能中其欲民能言却不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大學舉而不能先命也命當作息字之誤也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纔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因指柱曰此木可以爲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或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

尹子曰伊川先生嘗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卽道也又何從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子言四方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或問劉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踈迹小臣一旦欲以新聞舊
難矣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
安在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
自息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
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

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李朴字先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

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子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對曰聞

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

繹亦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王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

但信取理

先生過成都坐于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

指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

酉室耕耨云田夫釋耒耨誤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揆不語

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大高伊川不荅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尹子問范淳夫之為人子曰其人如玉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

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唯伏地甚者遂致奔腹腫背冷故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

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孟子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

學者要先會疑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八豪也

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

道曰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龜山語錄潘子之云

皆明道常與學者論浩然之氣因舉古詩云道如何伊川沉吟春然着師雍曰好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

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

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章氏之子與明道之子王氏婿也明道子死章納其

婦先生曰豈有生為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

來謁送一皆謝遣章來欲見其子先生曰毋子無

絕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胷中無事如此

有朝士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胷中不是無

事

陳經正問曰据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

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不能克己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為墨氏兼愛

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易无妄曰天不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

略如此又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為忠忠弊故揀之以質質弊故揀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立宗必有尊宗法如卑幼為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揚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

則見天地

朱公揆為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尹子曰馮理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看光先生曰頤亦有奇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崇寧初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誣行惑亂衆聽尹焞張繹為之羽翼遂下河南府體究學者往別因言世故先生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

小康則有之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顯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項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被所獻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如也恐是後來所改西室所聞云聖人氣數順無橫逆死學入聖域其數

亦隨氣幹轉先生曰學而至聖為奪造化者以此

又問聰明如何磨去曰使之則有不使則亡一作無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為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辨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下必棄也建炎間伸為御史論事公論與之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後嫁取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先生曰譬
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賢
聖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
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曰有之昔在涪見村
民爪甲漸變如虎毛班班然通身夜開關延虎食
其牢中之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溫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
禮成而二蘇往哭溫公道遇朱公揆問之公揆曰

往哭溫公而程先生以為慶吊不同日二蘇悵然
而反曰麤糲陂裏叔孫通也崕騏自是時時諳伊
川他日國忌禱于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
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
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
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呂申公
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
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伊川主溫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
何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

何為讀喪禮乎伊川不荅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
毋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論
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
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志于彼
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或謂漢史天子建中和之極學者甚病中與極之語
曰此亦有理中和猶木材也極猶屋之極有中和
斯有極如有木材斯可建屋之極學者須識此氣

象

此一段
州傳錄
溫

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
色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善否

官婢行酒暢大隱力拒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

暢字
潛道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
伊川則直曰不然

謝顯道崇寧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
門之職陳貴一問謝顯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

徒

或云
建

尹子曰先生謂侯師正議論只好隔壁聽

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服大承氣湯則小
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
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
白夾被被體必竹牀舉手相揖煇喜以為疾去先
生日疾去而氣復者安候也顛愈覺羸劣煇既還
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傾殂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
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未申公起
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溫公蓋恐其以
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

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二先生曰呂
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西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夫曰衰周天地
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聖賢以和氣生須
和氣養常人之生

亦籍外
養也

問蹶踏如也與與如也曰恭而安與與容與之貌有

雍容氣象

又王信伯語云問蹶踏如也曰恭而安
王信伯問伊川又曰與與容與之貌又

問孔子言舜之韶盡善武之武未盡
善何也曰此聖人之心有所未足

伊川以易傳小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
察

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問呂與叔云不倚之謂中先生謂近之而詞未瑩如
何曰無倚着處

陳經邦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
風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
生曰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
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
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
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
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

張思叔作商稅院題名記先生以為得體李邦直卒
委思叔作祭文多溢美先生顧思叔曰商稅院題
名記是公所為乎思叔唯唯他日別製祭文用之
曰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編簡見其才華廊廟存其
步武

范溫譏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蒲輪未至且躬
耕先生聞之曰於張繹有何加損也

范淳夫之葬先生為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
葬之日招左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
相繼而淳夫墓獨完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發愚伊川曰是起爭
端改之曰東銘西銘

內直則其氣浩然養之至則為大人

孟子知言即知道也誠淫邪道是觀人之言而知之
亦可以考其書然本意唯為觀人之言也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
置曰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
以其有功水土者為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
人曰所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之人作事
唯實而已始以其有功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

故易之

精一便是執中底道理

或問孔子何譏大閔曰講武必於農隙魯之八月夏
之六月也盛夏闕兵妨農害人其失甚矣有警而
為之則無及也無事而為之則妄動也

子言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子謂事親舍藥物可也是非君子之言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三

河南程氏外書第十三



